

语言学论文集

广州外国语学院
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

序 言

在这本集子里发表了 21 篇关于语言学的论文和译作,涉及了语言学的许多方面;有普通语言学的,有词典学和语料库的,有语言学与文化的关系的,有英、德、法、日语的语法研究的,内容充实,钩深致远,使人耳目一新。

语言学研究在我国不算是热门,近年来也有些有心人大声疾呼: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忽视不得!但这仅是空谷足音,未能引起决策者的重视。不过我认为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只要是国家在发展,科学在进步,必然会到达一个非要搞点语言学不可的阶段。这个契机在国外已经到来,在我国也不会太遥远的;理由很简单,随着世界上公认的前沿科学之一的认知科学(我国也称之为思维科学)的发展,语言学的重要性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因此对我们这些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来说,应该厉兵秣马,赶上世界的潮流,终能以一技之长报效祖国的。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本集子的作者老、中、青的都有,说明我们各个层次的教师都在教学之余,孜孜不倦,开拓新的领域。这些研究既是为了充实自己,充实教学质量,但也是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新的挑战。

我深信,这些报春花必将迎着开放改革的东风,开得更加万紫千红!

桂 诗 春

1992 年 3 月

序言	桂诗春
再论“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	黄建华(1)
对比语言学和双语词典学	陈楚祥(17)
国外的英语语料库	王 钢(30)
苏联的机器俄语库	王 钢(46)
频率统计在语料库中的应用	方称宇, 陈小力(53)
FRAHTEXT 法语语料库	邱秀贤(69)
语言学的两个不完备	钱冠连(77)
语义异常和信念系统	蒋国辉(92)
认知语义网络探微	沈三山(103)
成语的民族特征和共通性质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苏)Ю. П. Солодуб 著, 陈楚祥译述	(120)
历史音位学原理	R. Jakobson 著, 蔡小红译(130)
拣好听的说: 言语活动中的美学追求	钱冠连(147)
跨文化交际	何自然节译(167)
语言学与史前文化	王 钢(179)
英语情态助动词有无时态形式?	全永百(188)
德语中其他词类的名词化	马桂琪(202)
德语吸收外来词语的历史回顾	马桂琪(216)
论德语形容词的派生	黄海津(229)
法语定语形容词的前置与后置	张孝国(240)
谈谈法语动词时态形式的意义	陈学吟(257)
试论日语被动句的表现功能	魏育邻(267)

再论“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

黄建华

丹麦著名语言学家叶姆斯列夫(L. Hjelmslev)曾经说过：“语言学家以研究名与物之间的关系为己任，首先要避免将此二者混淆起来。”^①这句话对于词典编者或从事辞书研究的人或许也不无参考价值，虽然他们不一定以语言学家自居，但却都是整天和词语打交道的人。

(一)

在拙著《词典论》中，谈及“名”“物”的关系时，我写过这么一句话：“词目是作为符号而存在的，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或词的汇集。”^②这一通俗说法近年来受到一些同行质疑，似乎有必要澄清一下。

且举一种驳难之说：“词典决不是词的单子。即使是语文词典，收录的也不仅仅是词，而专科辞典、百科全书等收录的，则更不只是词了。退一步说，词典收录的是词目，词的单子是指词目单，但是词典也不只由词目单组成的，它还牵涉到释文、编排等一系列问题。”^③

① 见《语言和言语》载《Essais Ling》第8页。

② 《词典论》(上海辞书出版社)，第4页。

③ 《辞书研究》1991，第1期，第64页。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有时颇不容易，日常生活如此，专业领域看来也不例外。对“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的说法产生一些误解，可能是因为没有吃透“词目作为符号而存在”这个基本立论之故。下面我想展开来说一说。

当代语言学认为：语言是一套复杂的符号体系。自然语言约定俗成。一个群体的一套语言符号既是群体众人的交流工具，而同时反映群体所认识的客观世界。可以说，每一套自然语言符号都构成一个真实世界投影的、为某一群体所认可的虚拟世界。语言符号所表现的任意性，使人们有可能将语言符号和它所代表的事物区分开来。天上同一个太阳，反映在不同语言中形式各异，法语的“太阳”为阳性，阿拉伯语的为阴性，俄语的为中性；汉语语法形式无性数之分，但中国人一般视太阳为阳性之物。对语言符号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形、音、义、语法、词汇、修辞、生成、流变、分布、习得、缺失、干扰，语用、语篇、文体……等等，等等）进行研究便形成当今诸多的语言学科。

语言中的词，集中反映了符号的特性。它的音（或形）是符号的形式，即语言学术语的“能指”，而它所代表的事物或概念，是符号的内容，亦就是它的“所指”。符号的形式和内容是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听到或看到其“名”便联系到其所指之“物”，要说到某“物”就不能不提其“名”。但为了研究方便，却非把“名”与“物”严格分开不可。且拿数来作个近似的此拟。数学的具体应用总是和实际事物联系在一起的。但其中许多原理的建立却是人类抽象思维积累的成果。几何学上完全不占空间的点、线、面，世界上其实并不存在，却丝毫不妨碍人们这样去理解和运算。倘若今天的人类仍象儿童时期“一个苹果，

两个苹果，三个苹果……”那样数数目或者依然摆脱不了掐手指的计算方法，那么当代数学就不可能发展到如此严格精密的程度。科学的抽象就是先把“苹果”或“手指”搁置一旁，以便更好地回到“苹果”或“手指”上去。

我所说的“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情形正类似，绝非无视“物”的存在，而是试图将“名”与“物”区分开来，为的是更深入地认识二者之间的关系。从字面上批驳这句话的人并没有体会作者的本意，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事。词典收录的自然不仅仅是语法学所讲的“词”，这是不言而喻的，不然，我在《词典论》后面的章节中就不会借用外国词典家的话以“处理单位”称之。^①这个“词”字不消说是就其广义而言的，它的外延乃是一切可立为词目的语言单位，甚至连句子也包括在内。因为在词典中一个词条的词目是作为这个词条的主语来看待的。其实我在《词典论》中已有所交代，^②这里不妨再强调一下：不论收为词目的语言单位是词、词缀、成语或句子，也不论所收的词在语法上属何种词类（如：副词、形容词、动词），在词典上一律可以“名词”视之。我曾举《新华词典》中一个词条为例：

“〔红彤彤〕形容红的颜色非常鲜艳夺目。”

虽然汉语词典迄今一般不给词目标词性，但这‘红彤彤’显然是个形容词，而它在词条中却成了一个句子的主语，我们不妨读作：“‘红彤彤’一词形容红的颜色非常鲜艳夺目”。不难看出，这里的‘红彤彤’已经名词化了。在实际运用中，“红彤彤”总得带上个“的”字：“红彤彤的太阳”，“红彤彤的朝霞”，而

① 见《词典论》第53页《选词立目》一节。

② 见《词典论》《选词立目》一节。

在词目中却把“的”这一语法标志给去掉了，我们说它是个经过处理的“抽象词”，道理就在于此。”

这里再从另外两本词典各抽一例：

“真人所作，故多真声。”

意思是：真诚的人创作的东西，必然充满了真情实感。”

——《警语名句词典》

〔号角在哭泣〕 青勃著

星群出版公司 1947 年 10 月出版。是作者出版的第一部诗集。收入诗 14 首。

——《诗歌辞典》

两个词条的词目（“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号角在哭泣”）从语言形式来看都是句子。而在词条中均可以被看作是一个长句的主语。我把这两个词条改写一下便清楚地显示出来：

1. “真人所作，故多真声”意思是真诚的人创作的东西，必然充满了真情实感。

2. 《号角在哭泣》是星群出版公司 1947 年 10 月出版收诗 14 首的青勃第一部诗集。

于是我们便不妨把句中的主语视为是“名词”化了的词汇单位。因此，“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的提法，是不应光从字面上去理解的。至于词典还“牵涉到释文，编排等一系列问题”，这是不言自明之理，不然在《词典论》中就不会以专章、专节（《释义》、《编排法》、《义项排列》）讨论这些问题了。

（二）

为什么会产生上述误解呢？我想是未习惯将符号与实体严格区分之故。

其实凡符号都具有着双重含义。法国词典学家雷伊——德布伏曾以猫照片为例^①我这里无妨借用一下。我们对一张猫的照片可以作两种理解：

1. 这是一张猫照片。(符号)
2. 这是一只上了照片的猫。(所指实体)

但无论作何种理解,照片仍然是照片,不可能变成了实物(猫)。文字符号亦有这样的双重含义,或是表示语言符号本身,或是代表所指之物。此二者之分,便形成语文词典与百科辞典之别。不过,无论语文词典或百科辞典,其词目(例如:猫)只能是符号本身,而不可成为实物(猫)。我说“词典是词的一份单子”的道理就在于此。说到这里可能有人提出质疑:为了登记“物”,不能不用词来表示,我所说的“物的单子”其实并不存在,又何来“词的单子”与“物的单子”之分?

还是再借用“猫照片”来说明一下。

原来“这是一只上了照片的猫”又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1)这是一只“抽象的”猫,代表相同属性的猫这一类;2)这是一只特定的猫——白猫、黑猫、波斯猫、张家的猫或李家的猫,等等。前者所形成的“单子”便是“词的单子”,后者形成的则是“物的单子”(“物的单子”加上引号无非表明这是一种通俗化的说法,当然也不应单纯从字面去理解)。不消说,词典中的“猫”只能是前者,而不可能是后者。因此“家具清单”、“展品清单”不管它如何按一定方式编排,也不管它在项目下提供什么样的详尽信息或知识(例如:[书桌]:杉木制品,咖啡涂色,长

① 见《Etude Linguistique et sémiotique d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contemporains》第24页。

××尺,宽××尺,三抽屉,附摇板,带滚轮…等等),也不能算是词典,因为它是“物的单子”。通俗地说:凡是从词出发的,便是词典,凡是从物出发的,便不是词典。”(《词典论》第5页)“词的单子”的形成有赖于逻辑思维的抽象化。

我的这种粗浅划分,无非是想从词目的角度界定“词典”的外延。我心目中的词典,不只是无“物”的,而且是无“我”的(请不要拘泥于字面去理解)。在《词典论》中我曾举一些西方的“词典”为例,当时为了节省篇幅,没有译出具体词条,这里就从其中一本当代“词典”抽译几条来看看:

〔吻〕男人使唠叨女人住嘴的唯一方法。

〔爱〕未必带来幸福的感情。

〔勇气〕鲁莽而获得成功的称谓。

〔小说家〕用动人的谎言来装饰现实的作者。

〔动物园〕大人领孩子给动物看的公园。^①

我们单凭自己的感觉就可知道:这不是真正词典的词条,而是个人见解的汇集,是创作。可是上述“词目”与一般词典词目无异,编排亦按字母顺序排列,释文形式与普通词典的完全相同,而且还堂而皇之冠以“词典”之名,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它又在哪点上与真正的词典相区别呢?且以“吻”一词为例予以说明。

“吻”在一般词典中的释义大体为“用嘴唇接触借以表示喜爱的动作”。这一释义所表达的“吻”是经过语言抽象作用反映事物属性的“吻”,这个抽象的“吻”适用于所有“吻”的动作。而“男人使唠叨女人住嘴的唯一方法”的“吻”是“我”所理解的

^① 见 Noctuel 编著的《Dictionnaire Français—Rosse》

“吻”，特定的“吻”，其外延并不等于普通词典中立为词目的“吻”。总之，真正的词目是从“词”出发的，凡从“物”从“我”出发的便不是本来意义的词目。

上述那种“词典”，法国十八世纪已见成书，直至今天仍然陆续推出，我国虽未见书，但已有人仿效这种“编”法。例如：

〔癌〕在医学上是人们谈虎色变的一种不治或难治之病症，而在社会生活和文艺作品中则往往是先进人物不可缺少的内在因素和先决条件。

——摘自《新编现代语辞条》^①

我运用“词的单子”的说法，目的是试图将形似词典的书籍、清单或目录之类的出版物与名副其实的词典区别开来。我所使用的“词典”一词与英语的 dictionary 法语的 dictionnaire 相通，其涵盖面比传统所理解的“词典”宽广得多，不然我不会在《词典是什么》一节中将诗韵词典、逆序词典都列在其内。遗憾的是，有人不解这点，把我的看法视为是“把词典局限于‘词的单子’的狭窄胡同之内”，并说“…‘词的单子’这一类观念，在新形势面前显得有点过时。”^②我的这种强调“名”“物”之分的观念，究竟是“有点新意”抑或是“陈旧过时”，就请读者去鉴别吧。

（三）

在讨论过程中，突出了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即词典是“汇集词语”抑或是“汇集知识”的不同提法。作为词典的定义，

① 见《讽刺与幽默》1986 第 11 期。

② 见《辞书研究》1990 年第 6 期第 4、5 页。

我不赞成后者，有人便以为我轻视词典的“知识性”，甚至不惜笔墨为“知识性”大加辩护一番。鉴于沟通如此困难，我这里也就只好多用一些文字了。

按照现代语言学观点，言语可有两种功用，一是“谈论”世界事物，一是“谈论”语言本身。拿“刀”字为例：

1. 他用刀杀人。
2. 刀与叨发音一样，同为阴平。

“谈论”世界事物的语言符号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语言（Language），“谈论”语言符号本身的称为元语言（metalanguage）。象上面第二句中“发音”、“阴平”二词都是描述刀字符号的语词，它们都属于典型的元语言。第一句中的“刀”代表“所指之物”（因为不可能用“符号”杀人），第二句中的“刀”纯粹是语言符号。“刀”成为词典的词条后，可能以如下的样式出现：

〔刀〕用来切、割、削、砍、铡、斩的工具。

这时作为词目的“刀”可能有两种理解：

1. 以“刀”为主语，加上“意谓”“指”或“表示”之类的谓语，将词目与释文联结起来，则“刀”字纯然是符号（因为刀本身不可能意谓什么）；2. 加上“是”字，“刀”是“所指之物”（因为“符号”不可能成为可切割的“工具”）。这是语文词典与百科辞典交错的地方。^①对“刀”字的字形、发音、用法等多加描述，便成为语文词典的词条。在释义后面详尽地交待刀的制造工艺、种类、历史沿革等知识便成为百科辞典的条目。当“刀”字按前一种理解时，它从属于元语言，当“刀”字按后一种理解时，它归

^① 详见《词典论》第44至46页，此处从略。

进语言之列。但“刀”无论按哪一种理解，都只能作为符号而存在。换言之，一个语言符号可能同时存在两种“潜质”。一是符号与实物相连，“名”表其所指之“实”（如：犊就是小牛——小牛本身）；另一是符号不直接指实，而是停留在“名”的层次上（如：犊意谓小牛——其名）。简言之，言语中或词典中的语词均可以作“符（名）”或“符（实）”的理解。理论上说，语文词典的词目为“符（名）”的语词，百科或专科辞典的词目为“符（实）”的语词，综合词典则兼而有之。

至于所谓知识，按照狭义的理解，是指人们对世界事物的认识和经验。这些认识和经验可以通过语言加以描述和反映。也就是说，知识的表述是语言层面的事。而对语言符号的描述则属于元语言层面的工作，后者在拙著《词典论》中不以“知识”称之，而是用“信息”一词将前后二者概括在内。因此，我才发出这样的反问：“如果说同时‘汇集词语和知识’才能成为词典，那么一本逆序词典或一本韵母词典的知识部分又在哪儿呢？”^①有些论者不细审拙著按照当代语言学观点将语言与元语言所描述的内容分开的原意，便对我的观点进行反驳，例如说：“……这类词典的编排本身，正是提供了读者所需要的语音知识和做诗填词所必需的诗韵知识，如果不能提供这类知识，那么谁都不会去翻它了。”^②显然，这是把元语言层面与语言层面的内容混为一谈了。这样的“反驳”自然要落空。

所谓汇集“词语和知识”才算词典的说法，也是因为将两个层面的内容混在一起之故。我所指的“知识”就是兹古斯塔

① 见《词典论》第5页。

② 见《辞书研究》1990年第2期，第68页。

所说的“语言以外的物质世界或非物质世界的信息。”^①请留意“语言以外”(extra-linguistic)一词。兹古斯塔也是把“语言内外”明确区分开来的。不论语文词典或百科辞典,其词目都只能是语词(或语言符号),只有对词目所提供的信息才有两个层面之别。我所提出的词典“汇集词语,提供信息”(自然也包括知识)的定义^②正是为了避免词目层次的“名”、“物”相混,而且把词目下两个层面的词条内容概括起来。说这就是忽视词典的“知识性”,完全是由于误解而致。

也许仍然有人会提出这样的疑问:说语文词典“汇集词语”倒还可以,但对于专科辞典或百科辞典就不够,后者不是以提供知识为主的吗?不错,但提供知识是通过对词目的“解说”完成的,和词目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为了强调“知识性”而非要写成“汇集词语和知识”不可,那是有点“眉毛、胡子一把抓”了。杨祖希、徐庆凯两位先生对专科辞典素有研究,而且都是对知识性十分重视的辞书学者。请看看他们是怎样对专科辞典下定义的吧:

“专科辞典是语言符号辞典(即通常所说的辞典)的一种,是以专科词语(包括各学科专门术语和专有名词)为收录单位,按照不同的要求逐一提供必要的信息,并按一定方式编排的工具书。”^③

难道我们可以因为杨、徐二君只说:“提供必要的信息”,

① 见兹古斯塔《词典学概论》第273页,原译“情报”一词,查原著为“information”,改译作“信息”较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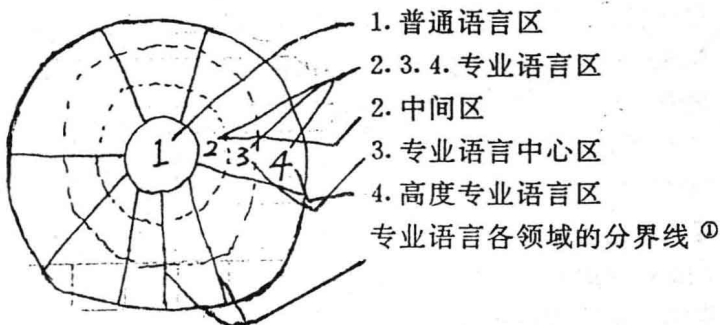
② 见《词典论》第2页。

③ 见《专科辞典学》(四川辞书出版社)第8页。

不提“汇集知识”，就说他们忽视“知识性”么？

一个语言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整体。其间存在各种语言区域，这里借用加拿大学者隆多(G. Rondeau)表示普通语言与专业语言之间关系的图式

某种语言的全部词汇



上图的内圈1为普通语言区，最外层第4圈为高度专业语言区(如反映新兴学科、尖端技术的语言)，第2、3圈介于二者之间。专业语言与普通语言是相对而言的，二者之间可以互相渗透。语文词典的词目以普通语言区的词汇为主，百科辞典或一般专科辞典以第3区的词汇为主，时而涉及第2、4区，综合辞典兼选1、2、3区的词汇，高度专业化的专科辞典则以4区的词汇为主。不同学科的专科辞典便选录不同专业领域语言的词汇。然而，无论如何“汇集”，“收录”或“选取”，都是语言层面的事，大可以不必把“知识”牵扯进去。

只要我们翻阅一下发表在《辞书研究》上有关讨论专科辞典的文章就可知道：在词目方面，大家谈的都是“收词”、“选

① 见《术语学入门》(Introduction à la terminologie)第1、2、4.1节

词”问题,而不是收集或选取“知识”。例如:《专科词典怎样选词》(82年第1期),《专人专书辞典的性质和收词》(86年第5期),《关于中型专科词典的选词原则》(84年第2期),等等。有些文章虽然不谈“选词”问题,但从其题目一看,便可知作者已将专科辞典视为也是“词的一份单子”,不管作者本人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中国式专科辞典的释义》(82年第6期),《专科词典释义十法》(83年第5期),《专科词典释义中国化小议》(83年第6期),等等。因为,只要对词目进行“释义”,那就意味着承认词目是语言符号,而不是“物的单子”,“符号”才需要词典编者对其含义加以阐释。至此,可能仍然会有人提出质疑:百科辞典或专科辞典的宏观结构,并不是根据语言符号的层次或重要性而定的,它根据的是符号所代表的事物的系统或重要性,正是事物的系统或重要性影响着词目的安排。这也就是陈炳超先生所说的:不能通过或单纯通过语言研究而能得出“词汇单子”。^①这话一点也不假。但却不能据此而驳倒专科或百科辞典也是“词的一份单子”的说法。因为:

(1)专科或百科辞典也要面对“名”的问题。同物异名,同事异称,还有正名,别名、新名、旧名、学名、俗名等等,专科或百科辞典都不能回避。《辞书研究》上好些文章曾讨论哪些词语可立为专科辞典词目,哪些不宜,这反过来说明“词的一份单子”的提法不可否定。

(2)尽管一门学科自成体系,各个部份组成严密的结构,但仍然可以打破其“知识”结构按其语言符号形式进行排列,

① 见《辞书研究》1991年第4期第78页。

事实上,大部分专科辞典也都采取了“形排”的方式。

(3)专科辞典的专业化程度愈高,不谙此行的编者(语词专家)可参与的工作范围愈受局限。他们只能在辞典的一般准则方面(如语词处理、释义基本要求等)起保证作用或做些从旁协助的工作。而有关某一行的业务,那是本行专门家的事情。例如,编“塑料辞典”,那就非塑料专家莫属。唐超群同志正确的指出:“…要解释‘獾’,至少得找哺乳动物专家,找鱼类专家就不行,要解释‘檀’,至少要找被子植物专家,找裸子植物专家就不行。”^①当前专业分科日细,连邻近的专家也不容易解决与其多少有关的问题,遑论非本行的辞典编者?正因为高度专业化的专科辞典主要靠本门学科的专家承担,目下便出现一些令人忧虑的情况。有些专家不谙或不顾辞书编纂的起码准则,仅以自己不无局限或偏颇的专门知识,就大编而特编起来。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是单纯要求一般词典编者去熟习某一专门学科呢?还是要求编专科辞典的学科专家去了解辞书编纂的基本原理呢?抑或要求学科专家与词典专家进行合作呢?我看还是后二者更切合实际吧。因为每一种高度专业化的专科辞典如果都要求一般辞书编者熟悉该专业以后才进行编纂而不让学科专家插手,那就无异于自行中止编纂工作。二者皆精通的人毕竟是为数极少的啊!“这正如逻辑学一样,尽管它的的原理和规则可以应用于一切科学(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但它又是与天文学、动物学、心理学等具体的学科互不相干的。”^②词典家多熟悉一

① 见《辞书研究》1990年第1期第87页。

② 《词典论》第17页。

点其它学科固然是好事，但他首要任务还是先研究好“可以应用于一切学科”的“词的单子”的原理及其它编写准则。专科或百科辞典不可能不运用“词的单子”，我们的任务则是研究这种特殊“单子”带规律性的东西据以指导或参与编辑工作。有关专业内容则是学科专家的事情，我们无能也不必去越俎代庖。

（4）凭常识便可知道：愈是远离“词的单子”的“辞典”，其内容需要凭借辞书学原理指导的部分就愈少，目下的一批“鉴赏辞典”便属于这一类。可以说，它们差不多只剩下了词典的“躯壳”。这类词典的成书主要靠本门学科的学识。其中一些即使不以“辞典”称之，亦未尝不可。例如，《唐诗鉴赏辞典》在香港出版时就已改为《唐诗大观》。由此可知，探讨围绕“词的单子”的原理和准则才是辞书学的研究重心。其研究成果不难用以指导各类辞典的编纂工作。远离于此，那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到了其它学科领域去了。

（四）

写到这里，说不定仍然有人提出质疑：人类对语言研究的积累已经形成庞大的学科体系，这其中不是有很多实实在在的知识吗？怎么能说“语言以外”的方面才算知识呢？为了解开这个疑窦，让我再借用雷伊—德布伏的见解^①（为方便读者起见，换成汉语例子）。

据雷伊——德布伏的意见，当元语言的词成为句中主语

^① 见《Etude linguistique et sémiotique des dictionnaires français contemporains》第 51—52 页。